
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宋 蘇頌 撰

書

與胡恢推官論南唐史書

其伏蒙寵示新著南唐史槀玩讀累日深服才致之敏雖未獲徧覽全帙然用數篇可以見作者之新意也觀其發凡起例所記該洽固非小見淺聞之所能造詣竊

於其間有一二事可疑者敢輒條問不知足下以爲如何也仲尼曰必也正名是古人之凡有所爲必當先正其名況在史志之作爲後世信書豈不先務其名之正乎今足下題三主事跡曰南唐書某主載記者得非以李氏割據江表列於僭閏非有天下者故以載記代紀之名乎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而繫於歲月而屬於時君乃春秋編年之例也史遷始變編年爲本紀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未嘗有天下而著於本紀班固

而下其書或稱帝紀言帝所以異於諸侯也故非有天下者不得而列焉而范煜又有皇后紀以繼帝紀之末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閏也或者謂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而著於傳是又非可爲法者也壽以魏承漢統爲正故稱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以謂旣以魏爲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禀魏正各擅制度

則其書自稱紀無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則吳蜀傳不繫於魏史而自稱其年紀於義無異予曰仲尼所作者魯史爾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所當禀奉而行稱魯公之元者是别其一國之書也又若隋已受周禪最後代陳并其國地唐姚璹撰陳書亦稱紀李延壽作南北史二國之君有閏有正亦各稱紀而古人未有非之者所謂載記者别

載列國之事兼其國君臣而言有正史則可用爲例故東觀記著公孫述等事迹謂之載記而晉書又有十六國載記蓋用其法也足下必以南唐爲閏位自當著五代書後列云李某載記可矣今曰南唐書載記似非所安也又有國家設官分職因革不同五帝之前有雲紀之類商周而後名稱益廣尚書之周官周禮之三百六十官左氏記郯子之言述之詳矣班固始作百官公卿表歷代各有職官志皆所以見異代更改沿襲之源流

來者安得易而同之乎今足下書有兼納言視秩三司之類且李氏稱僭不聞有是官得非足下以兼侍中與儀同三司爲近俗而易以此語乎是不然也若官稱之可易則仲尼序書當一槩以唐虞之官目之矣而旅獒曰太保作旅獒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君牙曰君牙爲大司徒景命曰伯景爲太僕正者盡取當時之官名以記其行事也左丘明作傳列國之官稱亦未有更之者如楚之令尹宋之司城晉之三軍大夫如此之比非

可悉數足以爲後世約史之法也又詔令者古左史所記王者之言發而爲號令其美惡繫時之治亂使後世有所覲法焉今足下所載李氏詔令皆非當時之言並出於足下藻潤之辭美則美矣其可爲史法乎夫載言之美莫過尚書虞夏之際其辭約而典商周之後其辭華而悉必若王言之可改則仲尼删書當使誥誓之文與典謨一體其所以存而不易者欲見異代文章之盛也故揚子得以稱之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

周書噩噩爾自漢而下左右史爲一職載述者兼言與事而書之而太史公班固諸史所記制詔文體類皆不同盡當時之言也蓋下筆擇其善者則備載之其不足存者則略其意而書之若以李氏草創典章不備文獻不足則其命令之文亦可記其大指而已不必釐改其辭也某學無師法未嘗爲史但參之以經訓驗之以前書所見如是非敢以爲得也蒙足下不相外乃敢發其所疑者亦幾乎因事述意求益於識者耳可采可擯毋

惜開諭

代提刑王綽上宰相

朝廷不用武幾四十年一旦西羌負固從中命將率師致討聞者師臣數不料敵犬戎伺間敢窺邉郡我師至於挫衄雖謀臣議士交陳攻取之計而曠日持久未聞決勝之畫夫以朝廷之威天下之大兵革非不堅也軍旅非不衆也將帥非不擇也然以守則不固以戰則不克其故何哉得非以承平日久兵頓卒罷邉遽旣聞未

遑講閱而使之禦戎對敵非百勝百全之道也故逆竪跳踉得以假息而又萑蒲雜黨乘隙而起嘯聚攘敓為鄉民患亦既翦治除滅俘捷繼至尚以道路遮迣桴鼓未息勵兵訓卒大為之防郡國武備不為不舉矣其於師律禁令之間猶或未行故某得以捃摭餘論而詳言之伏見去歲倫賊狂蹶尋即成禽其所經州縣巡檢使臣縣尉以選懊黜去者凡數十人相次詔書選除新吏大抵人自激昂監覩前覆期立來效懲一勸百此為信

然其竊體當諸處兵士以久不練習戎戰類多罷軟驕惰之輩近來雖有訓練之程而未聞習服之效伍符尺籍之禁旣約束之不行鼓旗耳目之令亦進退之亡節若卽加督責稍或勞苦往往羣輩相語構誹辭出怨言以動搖衆心前日倫寇之患是也其統領官屬以此多卹物議專務姑息故其驕惰之性迄未悛革驅而進戰至有臨敵而解鹽中軍金鼓之指若斯之比皆和輯不至約束不嚴之過也兵法曰卒不可用是以其將予

敵也又曰卒不習勒百以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是以古之善用兵者于平居無事之日先示之以恩信威令士已親附畏稟然後交兵合刃之際行令立法人服而衆信我之所指必從而死我之所麾必從而移戰攻必取此其道焉凢令之爲將帥者既不得素拊循其士卒而又統領之間禁令不專勢不能盡其死力姑藉朝廷厚賞以懷之每一經戰地小有俘獲皆厚賜給若從而敗散朝廷既行責帥之罰其卒伍或不問罪至如往

歲關外之戰屢失將臣前年京東西羣寇亦曾殺陷使臣縣尉初亦下令捕戮旣而虞其竄伏爲患遂命招集一切原宥止於配移下軍耳自此戰士見上令寛大但有邀賞之心而亡用命之志孫武有言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又曰愛之而不能使厚之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其以謂國家刑賞之柄律令具載夫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將帥之刑也臨敵而先退背軍而退走失主將亡鼓旗節鉞者皆斬此

部曲之刑也近者邊疆將臣已得專行師律若廵檢縣尉不可使令執誅賞之政其所統之衆亦在朝廷爲立條禁申嚴號令必使畏威禀命而後趣其進戰責其成功可也其之愚慮欲乞朝廷降指揮舉行軍法應今後廵檢縣尉遇賊出戰之時其兵士弓手若有不禀號令及臨陣退走因而亡陷將領者竝當以軍法從事仍遍告州縣使衆共知有此條約則統御之際可齊其士心然予奪之間亦繫乎朝旨行師之衆此爲先急閤下盍

因論道之隙一為開陳使愚慮得行則軍旅之下皆知典憲接戰之時不復敢有逗撓戢兵禁暴此亦一端願賜詳擇其資材不厚委寄甚隆朝夕省思嘗懼職業不修上累吾君吾相之責任苟有所聞豈得緘默伏惟閤下富彌綸之才處機衡之任巨賢當國四海嚮風誠願采擇狂愚納用策慮則折衝厭難勝於未形彼羌戎豪酋將請命之不暇尚何有侵軼之為虞乎事實言直浼瀆鈞聽甚無任悚懼激切之至

謝太傅杜相公

某之從事於南都也伏值相公以功成引年退居民里朝廷之優寵天下之瞻仰茲固崇絕於一時而士大夫望其藩牆希一顧之遇者豈容易哉眇爾小子幸得效官府下時隨衆僚進見風采奉承餘論不見疏棄已爲榮矣一日相公呼坐與語因論文字且索鄙作乃蒙以文學見稱他日又承誨曰吾常見世之學文者爲吏而或不事事言吏政者又有脫略細故而不爲文頃聞吾

子之當官嚴上恭下不失中道辨論公事不憚勞力能爾可謂善政事矣其旣承是言竊退而念之夫相公之所謂文學者經綸王道表裏聖賢言辭可以繼典墳之美論議可以明當世之務是豈章句之言誦數之說足稱於其前乎相公所謂政事者綱紀朝章措置邦體發一言則號令於天下舉一事則惠澤於生民是豈規規然謹詔條奉長上者足語於前乎然今猥見稱道者此特大賢君子好善忘勢不以巳之才高道尊而忽人之

小善小能故及於斯言而其亦未敢私之以爲恩也如是益久而相公奬進之意益加於前或賛之於當塗或譽之於仕進作爲文章乃使之評視奏疏章草又使之執筆間旬月不及門則恨相見之疏隔每見之必推古人所爲相期於久遠姁姁乎其言之彌勤愉愉乎其意之彌親其于是又自念曰夫以相公之道德名位豈有待於一後進生而過相稱譽哉然而垂意若是者是必其中有所取而云爾也顧其之所有何足副其所稱邪

雖然不得不謂之知已者也其嘗謂知人聖哲以爲難

嚮非視其行藝之可嘉而察其操履之能固彼大賢君

子孰肯徒然許之於心而譽之於口也然其所以受知

於人也者亦不得爲易何哉士嘗患無知已既有知已

矣則於其稱道也且厚而其責望也亦深彼以文學見

知也後將責以文學之用於時矣一不至焉足爲知已

者累也彼以政事見知也後將責以政事之效於時矣

一不至焉足爲知已者累也得不審已之道與彼言之

相當然後可以無慊自視或餒焉當彼之厚望而貿然無媿者彼將以何人見待乎某是以每一承相公之言未嘗不退而自省所趣嚮與所作爲懼有不至必將以聖人之法言爲規準勉勉焉以不戾於道爲至也如是者非唯力儒行已其義當爾亦將求免爲無聞之人庶幾不負知已者之責望也近者官滿獲代廹于從調不得留侍杖屨遑去門下忽復一月言念恩紀無有涯量中心之懇固非筆墨所能究悉然而相公之期某也甚

遠而其之思報德門下寧當如常人之用心故於書尺之間不復以屑屑小禮爲務今偶使人行敢布腹心之萬一庶乎相公察其感知巳之心不爲淺也依戀門館下情無任

上中丞諫議

某向以備幕府之僚吏司縣邑之政令伏江干而望門庭者凡幾年矣私自爲計進不能奮起卓絶之技以收顯名退不能累異績立奇效以躐榮仕徒取絶于知巳

之門以不得見役爲恨近者將外臺之命獲至于都門寅緣素舊始一拜堂下未逮從容而廹于簡書不得再見風采少敘懇懇中心尚有所顧達者蓄之滋久將默而不陳是重恐慄而忘厚徳也將輸而布之是率爾而瀆于尊嚴也與其黙而有忘徳之罪孰若輸而受瀆尊之誚與其退而有自絶之悔孰若進而就妄言之責執事其亦察而憐之使得悉其愚慮幸甚某竊念昔之未仕也家府與執事有同朝之好故某得日趨侍于前居

則聆執事之法言行則覿執事之儀範如是者累年矣執事矜其所爲不見謂不可及其舉于有司也其予奪柄則執事操之程其言不以後於衆是執事之于其也愛亦甚矣恩亦厚矣其固已銘之中心誓之旦暮期於後日有以報見異之重矣今者道途趨走進退皇皇然而無所適慬默而歸其舊局事卑冗之役趨期會之務其所以戚戚焉者非敢憚煩辭賤而云然也且金陵大邦江寧爲劇邑以其臨之實非其任雖然亦未嘗以不

肖而不盡其心爲之謹疆場之政則明其比詳簡其迫
胥爲之辨閭里之訟則拔其豪猾安其罷軟除敝起廢
足以紓甿籍之艱懲煩禁慝足以清貪暴之源有所不
及未嘗捨也揣分摩巳豈當過有所求今猶有所未釋
者蓋夙昔之願未遂爲恧耳念某生而承父師之訓以
簡編自娛故嘗得幸於選擢力有所困終委下流至
于今無以自奮束于簿書窘于刀筆不得卒素業成美
名上累明哲之知爲恨巳甚矣是以鬱鬱而不能止也

非憚煩辭賤而云然也其欲試諸卿以求息肩之便邪惟是筋力之疲曾未暇伺候進退尚安能飾語言以附會志意乘人顔色以求賞愛哉其欲静而須命邪則其蓄藏之未大名譽之未光恐遂汩没於泥塗而不能成就其志願怵惕永慮未知所安非持而叩執事者殆無以起之何也執事以文雅偉量服海内以讜言碩德輔天子稱一人天下莫不以爲當達一善天下莫不以爲然至於樂育英才教誨不倦固常以此自任矣其故曰

非持而叩于執事則無以起之若其之所爲執事既已發而始之矣儻幸而終其賜不屑教誨開導誘進使得獲就藝業則其雖不佞猶能竭夙昔之愚志勉前修之徽猷毋以固陋自棄毋以卑賤自放不爲詭激之行以希當世之名不踐苟容之利以違一切之難讀書爲文期適于中道而後已斯其之所以自爲也顧持其所自爲勉而徇其所見取則又以爲非獨亡悔而已亦將庶幾睎日月之末光煦江海之餘潤繇此而始矣不知執

事所以處之者將如何耳仰干台嚴卑情無任

上時相

八月日承奉郎守大理寺丞蘇某惶恐百拜頓首上書贄文于昭文相公閤下某竊聞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于將天子之事也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宰相之事也天子任宰相宰相治百官上下交相得然後百官熙而萬事理古所以臻夫至治之極者以此其原歟方今天下治定王澤流洽聖主淵嘿于巖

廊之上萬幾之政仰成于丞輔以相公富經邦緯俗之才世載勲烈爲士民之所瞻仰爰立作相俾乂本朝紀年之間三秉大政再冠鈞軸此誠天下安而天子注意之時也自朝廷之百官下逮于州邑邉圉之吏量能隨器皆得其用居臺閣者謀謨于内分職守者幹裕于外事之細大靡有遺諝此誠賢相在位而卿大夫得任其職之效于斯之時天下之士負道藝者思發其志業以效于治懐勇略者願竭其智力而施于用羣輩率顓雜

還而前以晞光榮蓋無虛日矧若某者有志於斯道爲日久矣然而以材質駑下不能自奮以趨時汨沒下吏逮十餘年惟其榮進之階非跂望之可及也嚮者朝廷用禁林之奏以先君子嘗繇文章顯于時謂小子某能克其家而世于學故委之有司俾覆實以視其能否某重惟朝廷進人之路莫尚于文學之選其所以甄待之異者非特貴其藝能而已必也覬乎趣于道非特取其言詞而已必也要其有所用顧某之樸學鄙文誠無以

稱明詔下采之實因念昔者承父師之訓嘗謂文以表其志學者先所行苟遭時遇知奮發藴慮見於事業不爲難耳幸今朝廷推恩記其姓名鄉不能策厲以成雅志斯亦爲學者之所恥也茲者獲罷外官聽命闕下伏遇相公當國任政方且慎擇人才責成衆職而某之所學專在文字輒敢裒采舊著離爲五軸恭贄庭下蕪累之作固不足以紆台衡之鑒抑用古之將意見誠之義以章乎物也伏惟幾務之暇少賜屬目或謂其志意之

有守而憐其爲先大夫之後而未有所成特均化工振起滯跡銷朴璞使成器育陵莪爲良材則其雖甚愚豈忘樹立儻其展四體之效以立於軍師使百姓加勇焉此誠非所長也若其相公以治平之旦務在奉行故事發揮典章俾之紬次前聞論譔當世雖曰末學尚可勉而任職載述聖主賢相之功德使與謨訓均美此其志也干冒鈞聽

代人上樞密龎太尉

其聞崔祐甫之相唐也在位方逾歲而除吏幾八百員其間多舉用親識故人當時寒滯進擢略盡德宗初亦以爲言且問其故祐甫對以爲薦延士類須諳其實行非涉曩舊何緣而知其能否仲尼云舉爾所知正謂是爾以茲衆論伏其知言天下稱爲賢相書美竹帛光華至今何其盛也其發卷至于此未嘗不重複嘆詠想見其風采耳念生不逢若斯人之推拔使沉滯之跡何階之望進豈賦命奇蹇之使然邪抑遭賢遇知自有其時

乎其持是說久之未有際遇今將直貢于左右不知太尉以爲何如哉竊念其才質駑下于時無所用偶以薄技得綴仕版故自策名于兹且二紀矣三從事于州幕始脫銓選再效役于嶺江乃得近官碌碌常調以至于哀暮未嘗有知己特達之薦仕官若此非所以賦命之奇蹇歟雖然猶未甘心于廢棄者誠念頃游名場即獲拜接太尉之後塵爾來出入京師嘗蒙以一面之舊未之間擯今者幸遇太尉奮臯夔事業佐佑唐虞之君得

時行道天下蒙福士之干時希進者多見稱録于顯塗門下之士獨不可納説而望知乎且三府之上公位至重也五品之散郎官至卑也以至卑之官望至重之位其勢豈特霄壤相遼之限也其應豈特門庭萬里之遠也果以英哲之懷不替一日之雅俯聽愚陋容而納之則困躓之人未必無升進之望也以斯言之信乎遭遇之有時爾夫楚郊之踦屨名徼而數賤蓋可棄之物也然而昭王還顧而取之者得非以昔與之俱出而不忍

以弊故而忘之也今某實蕞陋無取然游太尉之門可謂有年矣太尉果以疇昔之故記其姓名以備役使某誠未敢覬在崔公除吏八百人之中竊將自比楚昭之墜屨尚睎收采使預平時一物之數獲在左右不勝懇懇之至冒瀆鈞嚴譴斥惟命

與劉原父

某白劉君十兄足下曩者竊不自謂得參文翰之游內省寅緣固爲厚遇而足下不謂愚陋無議首蒙相示唱

和詩一卷并賢弟所著漢官儀一編俾得榮觀時僕竊私歎劉氏有賢明兄弟如此而吾幸辱從游苟不能孜孜磨勵以及百分是亦交游之深恥也他日又蒙出新文一通周還伏讀未盡通曉大率皆明理亂根本之所由辭高而旨遠深得古文之遺風伸辯一篇終始理道有以知足下之識通古今其言辭之美亦不下司馬子長之敘事設使足下生當其時彼辯說之士豈得馳其詭詐哉先德三銘足見孝子善述人之事垂之不朽在

斯文也解木偶語其義切于譏誡昔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今足下此文苟流行于世則竊位尸祿者得無怵
勸乎穀熟橋銘言略而事詳蓋出于符命之體而理或
過之遠矣彼司馬相如班固輩紀封禪之事不過藻飾
詞采賛揚君美而已今足下所作皆彷彿誥誓之義而
成文上可以形容盛德下可以申勸將來豈徒與馬班
爭能哉僕藝能淺薄不足稱道然自得友于足下始知
學道之階漸及見足下之文又識爲文之大體且世之

爲文者甚衆率皆好丹非素誇競一時茍求其緜理道者十無一二焉又求其醇而不疵者百無一二焉足下所爲之文皆依約六經之㫖而爲之辭縱橫虚誕之說無得而入焉故讀之者知聖人之道尊而易行信足下之深於文者也其文前日値他客在坐不得詳覽居無何家公移治省局廹于攺館日以怱遽尋又以尊公有荆北之命恐足下趣裝無暇終未得再見前所相示之文今輒欲抄寫一本以爲巾笥之秘儻一賜借惠庶孤

陋之學有所模範則為幸之甚莫出于是惟足下終始之也又承見索寵行詩雖作之已久自以學不經師匠不足汙大賢君子之耳目故但欲藏密而已又竊惟念沐足下奬進之益勤至如古之朋友相成之義則又有大于是者蓋始則以文章論議開導其志意終則以德行道義成就其器業故其所樹立必有可觀焉異日與足下翺翔盛世𨁂跂聖賢之餘風而不中道畫乃所望於足下者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九

宋　蘇頌　撰

劄子

辭免知河陽府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奉勑差臣知河陽軍府事臣稟賦拙艱自取罪戾聖恩寛宥復委要藩殫竭愚駑無以報塞伏念臣先臣翰林侍讀學士某慶歷中曽

知河陽在任亡殁臣今被命復忝臨州得繼世官雖爲榮幸追念往昔實不遑安欲望聖慈特許别換近南一州所冀少安愚分臣惟以軀命上答生成

辭免侍讀

臣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慈除臣兼侍讀聞命彷徨不知所措伏念臣齒髮衰瘁學殖荒蕪方且充位省曹典領衆職常懼不暨朝廷更令參侍經幄進讀羣書實恐寡聞難備顧問伏惟皇帝陛下誠性天至登延俊哲敢期

衰朽預在選掄不待人言自知非稱伏望聖慈特矜至
懇追寢異恩庶使賤愚免貽罪戾干冒天聽

辭免承旨

臣今月三十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慈特授臣翰林學
士承旨知制誥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竊以學士之職
朝選甚高非惟取文章翰墨之工蓋亦有應對顧問之
責而況專承密命首冠近班寵待固異于常負事任尤
艱于虛授伏念臣短才極陋樸學甚迂遭遇四朝奬拔

之私叨歷六職銓衡之任歳月逾邁齒髪已衰居常閲簿領之書猶有不逮將使司典冊之任實謂非長自省甚明實難堪處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如天養物以器使人閔察丹誠許還成命庶安駑蹇之分不孤覆幬之恩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辭免左丞

臣今月初八日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特受臣守尚書

左丞者聞命惴恐如蹈氷淵揣分揆能誠非所據竊以出納王命本自天臺糾正治綱必由丞轄内則預聞于朝政外則振舉于條章事任非輕簡注尤慎伏念臣孤學無知自知甚明本惟議郎博士之才非有納言鳴玉之望遭遇聖世仕階顯塗洎登翰墨之司寖廹桑榆之景在禮固宜于謝事荷恩猶許于備官已積厚顔敢希妄進豈謂伏蒙皇帝陛下眷求宿舊收擢滞遺遂致孱庸誤膺奬拔豈惟朽質負才不勝任之譏抑慮近司有

官非其人之累實係事體須控懇誠伏望聖慈垂亮丹悃收還前詔改授俊傑俾乂政樞庶幾衰遲獲安分守所有告命不敢祗受

又

臣今月十月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齎降詔書一道以臣辭免尚書左丞新命未賜俞允者恩出非次靡許避辭理有未安罔憚僭瀆伏念臣福基甚薄識致無奇遭時竊禄以尤多忼歲愒日而已雖在朝無毫髮之補臨事

苦筋力之衰使之恪守一官尚虞墮敗若乃擢在四輔益懼顛危況越等㝠實踰儀典輒殫愚志上訴天聰伏望皇帝陛下慎重名器之頒審察才愚之分憫憐不逮已合退藏追寢誤恩别除閒職誓勤晚節永戴生成

辭免立班

臣昨蒙聖恩除受守尚書左丞續准閤門告報奉聖旨令臣立班在韓忠彦之上臣竊見近例同知樞密院與尚書左右丞以除授先後為立班之序臣叨蒙進擢已

荷聖眷至於序位躐次恩禮尤異在臣愚分實不遑安欲望聖慈許依近例令臣立班在韓忠彦之下

辭免右僕射

臣伏覩制命授臣左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聞命震驚不遑寧處伏以宰輔之任海寓所瞻職賛萬機位崇三事内附百姓外鎮四夷同王體則況之心膂股肱論材品則比之棟梁柱石用人當否係國重輕伏念臣固陋之姿樸野之學詳試已久績効無聞向

者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拔自天官寘之詞禁未踰期月擢列近司揔轄省綱預聞朝政謀謨寡效誅譴是虞敢料聖知更加褒進陞掞路儀刑之地兼西臺基命之司禮秩並崇責任冞重伏況臣才非穎特年已耄荒處于承助之間尚多曠事據乎端右之要益懼疾顛顧寢異恩俾安愚分所有除命伏望聖慈特賜追寢

待罪

臣伏覩內降侍御史楊畏彈奏昨差賈易知蘇州留滯

詔命二十餘日謂臣獨主其事乞施行者臣才識愚闇久
洿近司論議疏違致有臺劾案其罪戾宜即嚴誅夙夜
戰兢不遑寧處臣已請朝假見歸私家待罪伏望聖慈
早賜施行

又

臣近以侍御史楊畏彈奏差賈易知蘇州留滯詔命私
家待罪伏蒙聖慈特賜詔書所請宜不允者聞命震惕
愈不遑安伏念臣識性至愚迂闊于事預聞幾政忽涉

三期以樗散之材荷枺隆之任常惧旷职上累清朝昨
议差除初谓奉行于故事未及奏覆遂致稽留于诏书
果取人言尽从吏议虽圣恩天覆察其本欲尽公而舆
论波腾乃谓专任独见愆尤至此典宪宁逃伏望太皇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案用台章早赐黜责庶几修明法
令有罪必行警肃周行不才知惧

又

臣近以侍御史杨畏弹奏差除贾易知苏州留滞诏命

事再具劄子奏乞早賜黜責伏蒙聖慈特賜詔書所請宜不允者聖恩深厚仰戴曷勝孤迹兢危彷徨靡所竄以宰輔大任表率百官人望所歸則議論行而必信物情不與則名器輕而易搖而臣猥以樸愚誤蒙任使上不能謨明國體以熙庶工下不能甄別人才以協衆望誤朝有譴擢髪寧窮致招人言上凟天聽名一註于白簡罪當寘于丹書雖二聖覆之如天未令投迹于四裔而羣臣謂其失職豈宜包羞于近班是以屢貢封章冒

塵旒纘再紆中札曲諭宸衷捧詔驚惶重自思省本欲
便祈于歸老屬兹方負于罪辜倘布懇誠懼爲僭越在
臣進退之分敢計重輕于國廢置之間實關勸阻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矜憐甚赣慇本無他腸亲舉嚴
科亟行幽黜一則安全于介拙尚保餘生一則歇息于
煩言遂清朝路

辭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

臣今月初九日准閤門差人賜到官誥伏蒙聖恩特授

依前左光禄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方俟譴投遠聞寵命跼天蹐地莫敢遑寧臣伏以仁宗皇帝置大學士寵待師儒之官眞宗皇帝建宫觀使非見執政未嘗兼領近年雖有除授前宰執之例皆時望宿德然後授之而臣輔政無狀坐致臺劾聖恩寛大未忍加誅許其善罷已爲徼幸而又授以美職處之宴閒雖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過此然念臣早以疲癃屢控懇誠乞還印章願歸田里久未獲請深愧强顔反因赦過之私

并有非常之命懼玷名器不厭人言伏望太皇太后陛
下皇帝陛下矜憐戇愚收還新命許遂前請得養餘齡
所有誥命已牒閤門未敢祗受伏乞聖慈特賜俞允

又

臣今月十三日伏蒙聖慈以臣近上劄子辭免新除觀
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仁聖保
全非不知幸禮秩優異懼弗克堪伏念臣德薄位高犬
馬齒耄日積悔吝辜負厚恩自為吏部尚書後來累曾

引年謝事比期便獲歸休敢謂二聖誤知擢預政事纔踰再歲進位宰司雖木石踈頑豈不知報德之所倘可自效不憚捐糜然以竊位偷安實愧公議受禄過量必有後災故于春初再露前請重煩睿聖惇諭再三臣内感眷知猶思强勉不敢固守一介之節以勇退爲高方積氷淵之危果貽負乘之誚遽速罪戾招致人言謂當必寘典刑豈敢復求安便今者伏蒙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察見孤直本無他腸寵以職名使同善罷則臣

之素願尚可重陳伏望聖慈矜臣懇誠追寢新命許令休退庶可以上全朝廷之大體曲盡寛恩下遂孤愚之初心竟諧佚老再瀆宸聽伏俟嚴誅

又

臣近再具劄子乞追寢新命許令退休伏蒙聖慈再降詔書不允者露章重疊蓋出憂危被命優隆益深罪戾尚有懇誠之未盡敢殫底裏以上陳屢瀆天聰難逃國憲伏念臣顓愚一介遭遇四朝仕宦凡五十餘年實懷

止足荷恩非一二可紀未報毫分福過灾生老至耄及
累祈休退已踰越于禮經尚此盤桓果招来于物論自
惟跦拙幾至顛隮荷聖造之曲全解政司之重務良懼
所蒙之厚固多徼幸之慚倘不踐于前言是自隳于素
守重念臣禀賦至薄年病交侵冬春以来内感寒壅之
疾朝謁之際常恐遲慢之愆近又失于養調發則幾于
委頓雖欲貪冒于崇秩豈不取誚于衆覩況臣本是書
生粗聞義訓若材力猶堪于任使顧重禄而敢辭既精

神已廹于耗昏雖門官而莫稱義之所激處亦難安伏

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推天地生成之私察臣憐

誠懇之意閔憐孤特曲賜允俞許上印章俾還閭里遂

克完于晚節得涵泳于太平不殞天年莫非帝力

或恐謂故事以宰臣致政恩禮優異不當自請緣臣

已蒙制命罷政事自與見任不同臣乃再三干冒伏

乞聖慈特賜矜察

乞依例赴朝朔望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以臣三上劄子乞追寢新命許上印章俾還閭里所請宜不允仍除大朝會外特免朝會者禮恩優異非昧陋下臣所宜當受然以累辭朝命屢承詔旨不敢再有陳乞已准閤門賜到官告即時祗受訖見擇日入謝次伏念臣謬蒙任使久積愆尤以老疾獲解近司荷聖眷尚塵重職雖勝理寒孿未遂痊平然拜跪伏興尚能勉强居在城闕坐廢朝趨不惟偃仰棲遲自招物議蕪恐宴安酖毒必致天殃進退彷

徨莫敢遑處其免朝會指揮欲望聖慈特賜寢罷所兾少安愚分不至顛危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取進止

臣伏見前馮京任宫使之初猶朝朔望今臣便蒙優禮深不遑安伏乞聖察

辭免知揚州

臣准閤門告報巳降勅命差臣知揚州軍州事者聞命震驚不知所圖伏念臣齒髪衰殘智慮昏耗久玷近序深負厚顔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天衷涵育未賜允

俞夙夜彷徨方懼罪戾忽蒙聖眷授以要藩雖朝廷進退近臣務全事體而老成愒忨晚景常恐顛隮豈可更冒寵榮不知止足力所不逮義實難安伏望聖慈察臣欵誠本斷閑退收還新命特賜哀矜聽用累章許令致仕保養餘息實自生成退處衡門敢忘報稱所有勅命已牒閤門未敢祗受

又

聖恩深厚眷禮敦隆臣雖至愚實知優異便合奔走承

命信次之官緣臣本以暮年懇求致政豈期異渥更授
要藩不惟朽瘁之餘難當寄任兼于進退之際殊失廉
隅反復省思未知所措是以不避僭瀆重布悃誠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閔臣齒髮衰邁疾病浸淫若或更冒寵
光苟貪禄仕爵非德報諒譏議之難逃福過災生懼死
亡之無日仰冀聽卑之造俛推從欲之仁霈發德音許
遂前請倘未塡于溝壑敢忘惠于乾坤夙夜彷徨恭俟
俞旨

又

屢奉德音伏深戰兢情有未盡義難自安仰瀆邃旒甘從顯黜竊以東南都會揚爲巨藩平時長臨猶藉重望豈茲老朽宜竊麾符況臣占數潤州境候相接糾恤親屬展省松楸在臣之私至爲榮幸但以遲暮之景精力已衰當此要衝恐不勝任是以內懷止足外懼傾危冒詬控誠俟命累日彷徨顧慮愧惕兼深伏望聖慈察其懇欵曲推洪造特賜允俞俾遂退閒免貽譏議稍還晩

節上報天恩

乞致仕

臣近以衰病告老累上封章伏蒙聖慈再降批答未賜允俞仍斷來章進退彷徨不知所措伏念臣生質甚陋才不踰人仕宦四朝竊禄五紀年加耆艾而無經緯本末之能位在公台而有棲遲偃仰之誚固宜引分難久冒榮加以自冬涉春寒壅遘厲晨夕趨務咳涕弗禁每侍殿墀常虞委頓頗隳祭儀範深積愆訾尤雖二聖包荒務

全大體而萬幾有責豈可曠官是以疊控危悰上干宸聽丐還印紱退處田廬待命累辰稽誅有日矧今朝廷貴德俊傑在官去惑治煩固多善類守文應變尤藉通才豈兹羸老之軀猶妨賢者之路伏望陛下矜臣不逮察臣無它廣天地生成之恩任鳶飛魚躍之性許行前奏使遂私誠如此則得請以還餘息皆由于上賜没齒之後營魂猶荷于洪私迫切之誠殫竭于是取進止

又

臣近以老疾累上封章乞守本官致仕伏奉三月二十六日詔書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臣拜捧之際荷戴天恩貪戀聖辰不敢再有陳請姑欲勉强在官更俟年歲懇祈休老不意旬月以來故疾頻發胷脘咳頓腰足拘攣步履艱難膚革瘦瘠閲視簿領不能勝任接對吏民益自羞愧實縁衰暮每懐日昃何久之嗟稽諸訓言亦有夜行不休之誡以此憂懼益不遑安重念臣今年七十六嵗仕宦五十四年歷事四朝遭逢五聖積日累久

遂致公台復忝通班出守藩郡冒榮尸禄又已踰年陛下寵待舊臣天覆地載不忍遽見棄遺恩禮稠重可謂至矣臣愚叨竊可謂極矣所恨疲頓不堪驅策若更因循自取殆辱非惟上負眷寵曉夕靡寧將恐遂至膏肓漏刻難保是敢罄殫危迫之懇仰冒高明之聽倘上蒙矜惻賜以餘齡雖退處草茅敢忘報效伏望特降聖旨檢會臣前後奏章許守本官致仕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臣實爲日近故疾頓有發動雖上體眷懷强親職事然筋力有所不逮常恐顛仆玷辱近班伏望聖慈特賜矜閔許令致仕倘得退就田里輔養衰疾稍獲安痊則朽質餘齡皆出陛下生成之造臣無任廹切之至

又

臣近者累上封章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恩疊賜詔書不允所請仍斷來章臣具劄子再控懇誠至今未奉朝

旨伏念臣齒髮衰耗疾病沉綿雖祗奉德音勉親職事然而精神終是昏短筋力愈覺疲羸日對吏民嘗虞顛仆非惟自取譏議抑恐上汚朝班伏望聖慈矜憐特降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所㪅退就丘園稍獲安養保全終始實荷天恩臣無任旦夕彷徨俟命激切之至伏取進止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

宋 蘇頌 撰

祭文

祭濮安懿王代宋相

伏以國家系本仙源慶叢帝祚累聖積厚洪支益繁漢家二等之封並崇爵邑唐室百孫之盛咸萃京師蓋上聖敦睦之禮隆故諸侯信厚之風著綿綿流澤永永無

窮惟王以方重之資兼粹和之美居家樂善服柬平之言好古知書得河間之尚向承繼世之典首膺開國之封位極公侯而無貴倨之失地長邦族而有孝恭之稱對時寵禄而益謙視古賢王而未愢故能保其富貴享是壽康為表儀于宗藩方加異禮掃内外于正寢奄謝明時國邸纒悲宸襟結愴追榮近壤陪葬崇陵惟善始與令終非至德而奚逮其叨聯右府嘗接近班聆祖軸之在行空瞻前紼潔奠壺而薦信異達幽泉神鑒不遐

丹誠是諒

祭王參政

嗚呼天以粹氣畀于格人公享其厚積爲懿文帝倚羣賢登翊王度公被其用時稱哲輔爰初擢秀冠冒俊良凌厲霄漢羽儀周行書坊紬繹禁禠佃翔發于事業見乎詞章謨誥雅畧詔册昭莊公備體要訓言汪洋筆端膚寸利澤多方臺閣規模朝廷憲綱公所典領咸推練詳奉行故事才宜佐皇進登斗樞遂參時柄悟主以道

矢言必正敉去多門朝無倖令天子謂之匪直也令公在廟堂于茲八祺四方宣力百為畫痒密勿軍國寅亮天地才難善職用未殫志方加寵榮式光大議宜錫難老示登皇器寢疾浹旬訃音遽至宸扆興嗟輦輿出次載念忠良軫傷後事歸賵加等冊追端揆璽印褫章以告其第恩榮始終是旌遺懿士倫咸嗟相顧隕涕凡我膏僚舉同反袂清酧載觴肴羞式備薦以哀辭庶感誠意

祭楊尚書

天以正氣鍾乎賢人公禀其生拔乎類倫皇鸞儀儀爲瑞聖辰金相玉質内勁外温弱齡馳譽富以高文躡取科甲跬步青雲帝用嘉之擢于紫宸前視卿相進亦逡巡經綸之志始發復堙萬里之馳半塗而乇遭此大厲孰訊穹旻乃令士林愴失良臣嗚呼哀哉士以文稱或窘于用世豈乏之才疇克兼衆覩公之爲靡施不中其器無方所利則重鎮亂治煩不撓不縱其在内庭忠言日

彰道宣上命德音鏘洋見于事業作為文章訓辭深厚
詔冊和莊寸毫尺管利澤四方入為御史百僚端肅出
臨輿藩千里蒙福再尹京都風行輦轂三提計權事著
條目簿牒放紛裁處彌速弊源窒除吏手斂縮平居與
人侃侃樂易遇事果行正色無避外服來朝欲自矜異
扳我官儀儌以殊禮人難其拒公立庭止且謂戎心浸
不可啟抗辭無撓卒正朝體人謂公才效于已試餘刃
沛然銛若初礪使其且壽何向不濟今亡矣夫孰不揮

涕某等嘗以僚契幸兹交從義分之篤心照誠通遐良友逝矣齎恨何窮緬慕遺徳徒留清風肴觴薄奠聊寄深悰平生不忘魂鑒于衷

祭楊侍講

嗚呼古之儒者專門明經師學相傳異端不行末流既潡小辯滋萌衆説譊譊講觧縱横孔鄭諸賢古訓是承優入聖域闢其閑閟排斥異議傳注乃興由是微言皦如日星後學尊宗視為準繩知其説者足以自名懿懿夫

子業專志精守經據傳先儒是程通解六學早擅厥聲
由茲仕進躐取紫青僕射宣公時之耆英師友兩朝領
袖諸生士游其門皆為名卿子以高第被其薦稱入侍
金華講勸西清惟我哲后好古多能清閒訪道眷于老
成惟子被遇恪恭壹誠專用師說開悟上明陟降二紀
便蕃寵靈陞官瑣闥躋職禁扃朝廷禮待均乎老更稽
古之力何謝桓榮天畀五福貴壽康寧為儒始終茲亦
鮮并今已矣夫歸于杳冥輤帷即路祖奠載庭言還東

國反葬故塋凡與嘗僚興言愴情清觴告訣魂兮是聽

祭劉丞相

嗚呼江漢氣清廬衡地靈孕奇擢秀良才是生公鍾厥美逢時奮榮少也穎拔性若天成倜儻魁壘稔于人聽挾策藝苑來儀帝庭文學高第名實飛騰其器既利其發必異立朝勁挺不倚不陂施于有政流為慈惠江湖之間民謡吏治帝用嘉之召還近次乃尹京轂撥煩無滯乃貳台𤰞預聞朝議中書政本國體攸係任以大柄

非賢孰寄公之登庸上尤注意躬當衆責不疚毀訾剛果内持由義而濟委寵出藩亦諧雅志二邦偃息風力彌厲膚體且强歡言自遂如何奄忽頹然長逝嗚呼人生有涯寓形斯世旋復還流詎非夢寐道信于時乃生之貴神歸其本非歿為累惟公通悟固得于是人情怛化徒懷風義奏訃來上中宸戚傷厚其賵典加以謚章君恩始終拊存念亡瞻彼輤車言經甸疆精爽如在游好未忘尊酒盈旨俎羞令芳至誠是薦魂其迪嘗

祭王宫保

嗚呼人性之禀異其柔剛或失厥中非愞則强公履其和外温内方行不詭激道無迎將文雅雍容冠映周行歷踐世官無忝前良鉛槧職業勤勞不忘臺閣規撫時推練詳國史善志裁成義例禁林起草夂參嚴秘擅筆削之三長演絲綸之七制登貳公家預聞政治啟沃嘉謨奉行故事進不矜乎重任退亦安乎閒地洎執憲于中臺復抗論于大議班聯為之慄動貴倖從而摧避蓋

語默之適宜亦始卒之無媿方告老以歸休遽委順而長逝嗚呼吉人為善實獲于天富貴壽考德優祉全其所痛者不及百年道既行矣夫何憾焉凡我當僚徒兹愴然聊陳樽簋之薦告訣帷裳之前冥寞可通神其聽旃

代宋相祭王宫保

夫天下之逵尊者德爵皇極之享福者壽考是為具美鮮或兼全公以文藝博通行義修潔躋仕華旦則揚歷

于臺閣預議大政則練達乎典章踐履高危之塗優游不競之地惟進退不失其正惟明哲以保其躬出守外藩入侍清燕用之不侈于權利巳之不易于常操蓋守道能固自信不疑古稱善人在我無媿至于更仕任之美則掖垣之顯華憲臺之權寄近輔貳公之貴尚書八座之崇並中朝之要津極一時之清選公皆薦居世職克紹前烈曁夫年至傳家請䫉納致聖主嘉其止足時論推其恬夷雖不及享期頤之齡遂喬松之志卒以中

壽歸全巨室茲可謂善始令終全名無玷者矣某並遊
榮路仰止才量痛故人之長逝嘆清風之莫追恭薦菲
儀冞傷永訣

代杜丞相祭范資政

嗟嗟希文于是已乎哲人已矣孰不悲吁吾失我友天
乎祝予福善之報意亦何如我思若人才質美粹識通
道廣心和色毅政事文學聖門高弟蹇蹇匪躬王臣之
義克全厥修以輔天子在天聖間猶為小官屬時無事

法弛禁寬論疏利病書聞宸前上察其忠擢寘諫垣國蠹民害造膝極言三黜無慍天下稱賢氐羌負固抗吾王旅召還遠邦更帥西府令肅而壹士豫以附書責戎酋虜氣敗沮果入請和復期其故告厥成功登贊台輔亦既過時知無不為修明百度更張四維銓度流品經制邊陲事靡不舉政無闕遺始進以勤竭精宣力俄罷而休謂宜偃息忠臣惓惓遠不忘國王事一埤為我心惻寒暑交侵中若結轖東徂不歸大病俄革嗚呼大名

罕兼五福難具人得其薄我享其厚仕歷三公不謂不偶年過六十不謂不壽所可惜者居位未久經濟之謀莫克盡究今亡矣夫餘慶在後某也無似處時寡與辱爲交游聲氣相許契闊晚途南北脩阻不意一別乃成今古君喪在徐我居于宋欲往莫得臨風愴慟言念平生奄忽如夢薄奠寄誠心焉如痛

代張端明祭范資政

元間積粹降爲賢智華我王國居然廟器生都顯榮殁

有徽謚全斯令名在公無媿公之處躬挺特不羣倜儻
大志上干霓雲策名從仕英稱動人人皆謂之才宜致
君公為文章據經守道時務華淫我尚體要論述古今
發明世教非苟知之亦思允蹈公為諫官慷慨敢言自
下劘上弗屈要權帝用嘉之擢寘禁聯終靡悼害三黜
三遷公殿西陲歷更四帥躬提戍師瞻威遐裔羌戎卒
和請降納質我實尸之時爲長利公登廟堂佐佑聖皇
更贊二府弊革維張肅將朝命拊循邊疆務在經遠

熌席未遑公之出藩時乃均逸不詘下遷首公如一詔條敷宣民隱勤恤身居江海心存王室公適逢辰且更大用疇不屬之宜壽而寵云胡靡沈推我時棟人之云亡士倫所痛其早歲之幸辱公周旋鄉閭相從日接燕閒洎登禁闥嘗從内班昨麾武林復踵于賢朋好之篤晩乃益堅議論相直中無間然江干交臂俯仰二年何言此别遂成終天薄祜多難家遭艱釁廬居睢陽咫尺徐鎮聞公之喪百感交進欲往弔之滞留為恨言念平

生聲容未忘設位寢門悲酸盈腸遣使致奠蔬肴絜觴

精誠不泯歆此令芳

祭呂侍講

鼎族華裔載德秉誼憑承慶靈是生俊乂顯允惟君挺

奇拔類廉方閎深華國之器壯志矯矯吉仕登朝考室

肯基有服王僚藹乎令聞卓爾孤標頡頏一世凌厲層

霄渠閣校文義類有條詞垣演誥德音孔昭進階嚴近

出殿藩郡帥鉞抗稜戎穹感信仁風四方歡謠三鎮還

尹日畿并豢河潤亦既罷煩省承乃眷進讀金華侍游清燕臺閣規橅素號詳練旋更典領莫非華選爰彰美才見推諸彥在昔先正佐時積勳勤勞二紀迭衡秉均英聲未泯餘德在人我踵厥武佩荷紫宸天子命之曰惟帝臣時亦稱許當繼相輔播璵之寶始入天府榱棟之材未陞堂礎康莊方馳崦嵫忽暮彼蒼難問殲良何遽才志弗就命力誰預仁者有後茲言則然允若而家積厚于前一門盛美諸李蟬聯奕葉流光有嗣象賢君

子之澤曷窮其源如古所記魯臧漢袁其等久接餘塵幸偕禁籍官或嘗僚情惟莫逆初聞告歸俄痛疾革詎期信次乃異今昔素旌翻翻東去都門哀歌咽歇祖翣愁雲何以致誠挹彼清樽何以洩哀寄乎斯文

祭陳侍中 代宋相

若夫剛方直清上賢之性溫恭誠愨君子之行公實得之氣全守正積是具美由乎善慶矯矯勁質來儀聖辰喬梓修榦璠璵粹溫爰在初仕藹其令聞遠守一麾抗

蹈天閣幄帷大議極陳本元先帝嘉公峭直敢言越從遐陬擢寘諫垣皇上謂公朝之懿臣登輔大政弼于一人顯允先正勤勞王國參預近政時推邦直清風未泯仍世載德至公益大遂冠樞極公卿不慚父子善職公爲大臣體貌嚴粹正色于朝不懈于位進惟主知退無外比兩當鈞衡權任在已心持公平孰疚毀譽絶以古人奚求勝彼公之處躬謙謹畏栗言無易由動以禮率萬石謹厚博山慎容既明且哲克保終吉還政之請不

待年至典冊命之三公還第優游餘年方諧雅志胡不遐壽頽然遽逝奏訃初上中朝愴悲趣駕臨奠恩加等褒襚衣貂冠命以謚之君臣終始千載一時公塋近郊連岡崔巍築闕道旁再世安茲芻塗即遠龜筮告期徘徊赤車駟馬載馳凢我寀僚永懷清徽音容邈矣興言涕隨薦以清觴靈其格斯

祭張宮保文定公

嗚呼景德後元協洽紀歲連珠耀芒鶉火之次鍾秀于

人爲時之瑞矧在九秋天晴氣霽月正下絃光連五緯
公生是時得天精粹金聲玉質渾然國器岳立淵渟出
乎倫類剛則不折柔亦不廢危行危言可止可仕兩策
賢科簡在仁帝四入内庭晚登三事並歲諸公孰不隆貴
或踐亨衢半途而逝惟公始卒德充福備七紀康寧閒
堂遂志一品晏安萬緣泯棄不怛物化考終蟬蛻生禀
純靈没全浩氣騎箕入昴孰知所憩文定之名空遺永
世藐是孤生早緣素契爰自弱齡獲聞教義提攜成就

愛均子弟每侍燕閒兩忘年位名理之談或容難議閒
闗雖久音書杳至昔聞公喪適拘朝綴臨弔無從荷恩
有地令叨守藩過公里第言瞻松檟交揮洟涕一觴薦
誠百感中萃永懐德音没齒無替

又

惟公禀德河嶽王者之輔出而逢時道則靡阻初來公
車晁董首舉言配乎經行應乎古禁垣黄閣雍容步武
遠猶閎議沛然孰禦公出在外心留帝所惓惓懐忠盡

言不顧剛必推之非柔則茹惟是全德一代之矩矧我
先公金石之契臺閣同升道義一致伊昔侍側話言在
耳辱登公門垂今四紀出處契闊造請莫繼謂公難老
天錫之祉遘疾未幾孰云不起訃來慟哭我則何已薄
奠致誠尚或鑒此

代中書祭秦國公主

帝唐之盛女曰娥英爰周郅隆王姬振聲粵我仁祖跨
唐軼周温温太主實茂芳猷惟主之賢慈和柔惠其質

蘭薰其儀玉粹結愛帝后孝恭天至執勤傅保言容日
備往擇好逑屬在下門恩降下嫁禮視維藩爰開湯沐
爵命再頒成此肅雍車服以蕃寵冠三朝義先近戚帝
錫之祉光華赫奕云何不淑遘疾斯亟捨此明辰歸于
厚穸帝念仁姑曾不永年悲興長樂痛軫慈顏奠喪制
服追愴親賢遹臣督葬卜吉新阡肅肅帷裧嚴嚴鹵簿
神閨啟銘扉旂即路潔此餚羞奠以清醑匪誠是將明
靈斯佇

代中書祭唐參政

致祭于故參知政事贈兵部尚書唐公之靈惟公禀江漢之粹靈挺荆衡之材秀來儀上國自致青雲在仁宗朝以峻節清規擢踐臺閣登侍禁嚴在英宗朝以重名遠畧入長風憲出臨藩州今天子綜覈功名寤寐賢畯召公方面委職計庭不及一時參輔大政惟其彌綸之蘊施設之宜肖適逢時而命屈于中壽才可經遠而卷道于半塗公之云亡國之不幸兹所以嘗僚之列周行

之間靡不茹痛于哲人而齎咨于遺直也命龜協吉輴車云發酹以清觴愴乎永訣

祭秦國太夫人

粤若人倫之美惟德及齒婦道之榮在夫與子展如夫人備于是矣夫人之生禀質柔明始自華胄歸于名卿宜其室家是鍾慶靈毓我邦傑為時宰衡君臣一德旦暮千齡夫人之賢辨通明智酒醴澄潔蘋蘩助祭季姜通達行必由義鄒母善導處亦擇藝閨風嬪則流徽當

世夫人之貴圭繖一門子登上台女從大臣衮服承顔副筓寧親晨羞列咼昏定重茵階庭獻壽婦孫詵詵惟先令君德履有素命不副才位止郎署君子之澤乃詒厥緒夫人克終享其榮祚朝尊元宰家承異数陪封大國冠班外婦歳時入覲特隆眷顧壽歴耄期體彌强固委化而終伊神之祐夫人之亡哀戚道旁相君摧瘠天子嗟傷詔加恤典宴輟春觴内嬙視斂王人治喪旬浹之間弔使相望婦之貴者前誰比方是亦德茂乃兹流

長其等並遊相庭恭承母德教義所敦頌嘆無斁今聞
轜車言歸厚穸笳挽盈路羽儀連陌聊停繐帷一奠殽
醳至誠是薦神其來格

又代執政

惟靈以淑質異禀克生良輿之家以懿德令儀作嬪華
顯之室動遵圖史行為楷模蘋蘩事公侯之宮輜軸知
將相之事毓我元輔登于上台千載之聖賢相逢一門
之忠孝兼備雖民心屬望本王佐之高才而朝寵載加

推母慈之善導是以襲封號者二紀冠嬪班者七年膳羞旨甘食萬鍾而無慊康寧壽考享五福以斯全方且榮咼茵之在前祝椿靈之難老極是孝養樂乎盛辰何生理之有涯遽歸全而委順相君鉅創宸衷驚嗟厚恤而紆詔函臨宴而罷朝會内司賓省其歛服大謁者治其葬儀恩禮之隆本由乎上眷命婦之貴絶比于當時終始不移哀榮斯極其等備員公府接武相庭早聞積慶之餘竊増嘆企今愴遷神之逺祗益摧傷望祖紼以

致誠潔壺觴而爲醑芳䰟不泯嘉薦是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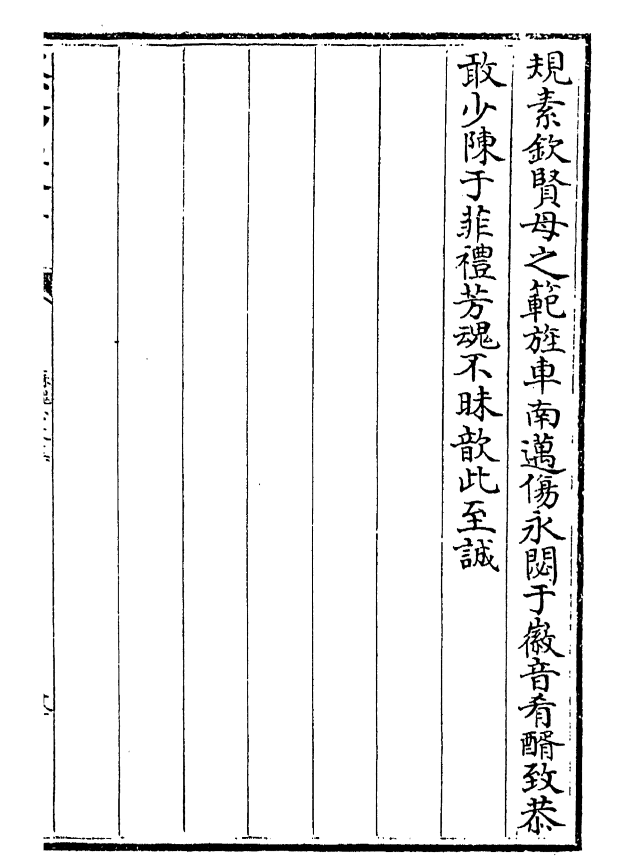
祭歐陽少師太夫人

彭城郡太夫人之靈挺生德門作嬪良人閨風閫儀睦于宗姻淑質懿行宜爾子孫恭則順婦賢則慈母鍾慶令子爲時良輔立朝汲直出藩召父躬扶板輿尹兹留都羞飧潔膳昏定晨趨華髮垂堂家人愉愉承顔順色能竭其力曽未百年遽喪賢德徽音已遠孝慕何極太夫人之生既福且榮大郡疏封再加寵名六紀歸全亦

謂遐齡厥日惟吉輤車南出翩彼丹旐挽予素紼哀動路人慘變朝日某等咸以備員趨府踰年實事令子有惠有恩聞夫人喪孰不潸然哀意難見敢致薄奠聊寄悲酸非取豐腆靈鑒如存享此誠薦尚享

又

惟靈夙禀柔儀内緼懿德歸我良士是生哲人湯沐啓封再被絲綸之寵旨甘為養奉承晨夕之歡方享輝榮遽傷殂逝眷留京之諸吏實子舍之舊僚獲遵尹正之



規素欽賢母之範旌車南邁傷永閟于徽音肴醑致恭
敢少陳于菲禮芳魂不昧歆此至誠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一

宋 蘇頌 撰

祭文

祭杜待制代歐陽

故慶州經畧待制杜公之靈惟公之才時推佐王有文有武萬夫之望頃自郎署使于南荒夷獠震讋請命不遑更鎮北地威懷西羌戎有犯命立寘斧戕邊陲晏然

帝稱其良如公之賢宜壽而臧胡爲不憖今也則亡秋風蕭蕭汴流湯湯扁舟西來載公之喪故人守土逆于河梁一奠致誠我心增傷尚享

祭李賔客

故留臺賔客李公之靈若夫三品通班五紀中壽惟公享之福善之祐聞望在時清白遺後歸全美名歿且不朽遠日啟塗素旌引柩一奠薦儀哀誠莫剖尚享

祭杜監簿

将作監主簿杜君之靈挺生慶門禀服義訓初仕卿屬方廣家聲灼灼其華秀而不實割慈天性均愴路人薦以菲儀達乎幽壤尚享

祭王秘校

嗚呼予與子直世篤朋契越在稚年游從講誼兩家情親各有兄弟輩寺同館秋闈並試爰子襟懷脫落闓肆嘉子文章俊雄雅麗謂如子才必用于世吾儕齷齪曾莫跂至不見數年聲名益熾先後相望並收科第子尉

宛丘予職京師傳聞治聲民歌詠之竊私嘉歎有友如斯子罷陜官予方忝麾承以疾苦相見無期既來汝陰子以喪歸不見神鋒乃見裳帷興言愴慟涕洟交順念昔相從情彌眷眷二十餘年流離憂患同輩幾何會而復散今乃與子生死間斷長年多感動增喟嘆況復懐感心摧意亂邊城子居鯛陽子藏日月有期吉在仲商幼子未立母兄治喪交友來吊撫事悲傷有醴奠之詞以侑觴

祭王侍御

惟公德業之茂資歷之美葢有朝廷辭命諸公狀誌賛之詳矣固非晩生末學所能稱述其彷彿也重念曩以世契獲拜座隅復得與公諸子交游義同子姓是以蒙顧之厚不與他比今茲守郡見公松楸感舊愴懐不能無慟恭奠薄醴以薦丹誠

祭韓殿丞

夫以萬石承家累葉濟美能用優學仕于明朝振鷺在

庭早通于閨藉左魚為郡已試于吏能方將凌厲亨衢顯揚先構才用既適志局叵量降年弗長中道而畫相君慟猶子之戚士友傷秀林之摧輤旐將歸豆觴為奠來歆菲薄用表信誠

祭故頳州通判鮮于都官

嗚呼君之立朝淑慎端純君之奄忽哀感路人藐爾諸孤煢然老親賴君以生天胡不仁既奪其壽其居則貧翩翩旌旐頳水之濆酒醪既酌薦俎交陳詞以寄哀聞

乎不聞

祭張職方

惟公行實內緼名為衆聞學以干祿忠而事君孰謂中道遽喪仁人公之季弟與余同第今又同官實敦厚契聞公之亡潸然隕涕徒臨殯柩音容莫際魂其有靈歆此誠意

祭外舅辛駕部

昔公守遼旌旆去國秋郊莽蒼愴離行色昨公罷郡還

朝有期日望西域車音何遲忽見公書情寀眷眷語以疾革留于南甸初聞驚駭恨莫得見曾未旬朔遽罹禍變人生契闊固不可量自昔别公膚體方强豈伊三載乃發公喪一念及此百憂盈腸嗚呼哀哉公之業履清方粹美孝稱閨門道信閭里人皆趨時我獨用巳甘節令名始終無毁公之涖官嚴而不殘繩吏以簡敺民以恩拊臣薦之才宜治煩三郡風績遺愛猶存天于善人慶常在後才不必貴賢不必壽古皆有死磨滅誰究惟

餘德澤歿在不朽公之世胄義烈相承忠獻之裔雜遝簪纓晉國諸孫亦旣顯榮朝闈郎舍弟聯兄繼公有令子是詒是似伯也實才自爲良吏仲也多文足致名第肅肅清風兹焉不墜朞早以愚藐獲奉姻逑名非蕭咸愛同張侯風期相許恩意綢繆追念平昔容音莫留帷堂在望奠觴遥隔馳兹絮漿貳以肴核禮毋菲廢哀緣情極魂鑒不忘歆此誠悃嗚呼哀哉

祭外姑高夫人

恭惟夫人之令德壽考柔聲懿範具已紀銘于石傳告來裔非茲詳言而後信也顧惟鄙陋叨預姻列蒙被厚爱二紀于兹而以薄仕羈縶得侍几席者曾無幾時恭聆訃音愴恨何已又聞已得吉卜合祔先兆復以匏繫朝籍不獲躬陪執紼之末追念音容永隔泉壤恭託薄酹用將微誠摧痛在心神其來享嗚呼哀哉

漏港灘祭男頴士

三十一郎頴士之靈汝生十年而警慧超特盖有過人

者誦書秉筆志趣已高承順親顔未嘗譴忤而又奉侍
太夫人朝夕不離左右衆人知汝為孝子矣應接中外
吾方有頼于汝吾遷東陽汝喜其行不幸道途遘迍遂
罹覆溺之患喪爾淑質時我之衰觸事寃摧痛徹五内
以爾之夙悟早成雖遭横夭必不至于為妖為厲使人
惡忌固宜證無生而入有生應變而現當為賢而為才
光顯將來不然桐山之高嚴臺之清可以游神接靈與
川岳並秀亦汝之素情也寄殯佛舍倍愴吾心拊棺致

誠一慟永訣

祭亡妹張氏五縣君

爾生有懿淑之質故先君僕射特鍾爱焉早孤不天予主宗事為爾擇配久之始歸吕氏吕大宗也爾能恭順協睦不失婦道未幾而喪其夫予以爾又歸張氏張志士也爾能淡薄静專克成夫志不幸復失良人以子幼未立來還吾家予方謫守東陽奉太夫人之官爾實在親側晨昏就養宜無慊于爾心也今者舟過漏灘忽有

覆溺之患實予薄祐致汝無辜寃痛號呼不能止抑爰以吉日塗厝于新定佛舍惟是窀穸之事則張氏有墓可以歸葬矣呂氏有子可以承祭矣冥識不昧必知所依臨殯致哀心焉如割

祭甥張氏子念二郎獐老

爾父懿行清文士林之傑既不克施于時中道而隕神理祐善謂宜鍾慶于爾躬未易量也方從母氏歸寧我家且使就學以成爾善不幸道途罹覆舟之厄遂致不

救寃痛摧切我心如何𢹂㬅僧坊又從爾母氏之柩祔以薄酒用寄悲懐

頼州謁廟

刺史奉天子命長臨一郡境内之祠禮當有事必修謁而後敢治惟神福民祐善一境所依頼奠獻之數不敢缺也

南都謁廟

伏以大火故墟興王奥宅建都立國主社與民明神是

依命祀攸謹致恭謁欵舉有常經其近忝授符爰茲守
鑰初臨署位君命斯虔越瞻嚴祀望祭惟舊敢用羞幣
祗薦懇誠所兾聰靈歆此菲薄誕格純嘏孚祐茲邦非
惟長人獨受其賜

又

其忝被朝命獲守郡疆肅瞻靈祠實奠輿壤適茲臨涖
之始敢薦吉蠲之誠仰欽明神大庇庶士惟時降福俾
民用康祗報鴻休敢怠常典

南郊禮畢祭諸廟

此者國家精禋太室配帝圓穹熙禮甫成大賚斯洽眷靈祠之遺烈飭守吏以備儀祕薦苾芬庶陳昭報諒惟神鑒歆此德馨儲福祉于生民息沴災于列境和平之格遐邇願同

英宗皇帝即位祭諸廟

此者皇帝祗遹先猷嗣隆丕構霈宣大賚敷告多方欽修三止之宗祗欵萬靈之輿勅守臣而致禮在祀典

以必虔爰馨吉蠲用嚴昭報仰祈聰鑒備享德馨相邦祚于泰寧擁神休而錫羨唯誠所格雖遠必通

祭雙廟祈雨

唐故張許二公中丞之神自昔至德之初公以忠果殉于睢陽後人感慕風誼祠而享之于今且三百載而嚴奉如存者得非以公生既有禦災捍患之功歿當有遺芳餘烈福于生民宜乎歲時報祈載在祀典不為無益也今涉秋閔雨將害粢盛其為長人惟茲是恤心雖深

念而力不能救是敢夙夜齋戒致禱于公公既血食此邦惟民是依固宜享于潔誠應以甘澤使已稔之稼槁而復茂將耨之種時其稔登繄公之賜也公其鑒此

祭喬太尉廟祈雨

漢太尉喬公之神合宋之境古祠以十數其最為民所向信者公之神也去歲冬旱甚始齋祓請禱祠下未信宿而獲雨雪之應于是歲時報賽未嘗懈于禮焉今年自六月不雨至于仲秋禾菽既秀而將摳來麰已種而

不入農疇咨閱其實念之不敢不再告于神惟神既饗受報于民固當恤此災沴復興雲雨潤澤一方使時無艱食之嘆然後神享豐盛之祀益無媿也

祭喬太尉廟謝雨

惟公特起睢陽逮事漢室威名振于郡邑勲勞顯于朝廷當官靡憚于權豪外學不懐于仇敵有知人之鑒則時雄慕其德有息民之志則夷貉肅其強至于屈邦君之尊以徇幽人之節可謂通矣割幼子之爱以除質刼之患可謂果矣其懿績殊勲伯喈之銘見矣其令謨明

訓孟德之文備矣故去世千祺而英風凛焉梁碭之間里名未改陵墓之側喬木猶新肇彼京都巍然廟貌春秋奉享典令具存昨以怠景窮冬愆陽為沴天澤差候而弗作時令當寒而尚温顧惟長人莫遑寧處徧走羣祀交薦令芳緬瞻故墟黙致精禱以公生而利澤天下殁而血食此邦必能顯如在之靈動至誠之感曾未經于累日果獲應于其雱千里王畿畢流于滋液百嘉生物咸達于枯荄其況如斯誠心敢怠是用躬率僚吏潔滌牲牢咸造閟宫祗陳奠斝少通精意用荅神休尚期嗣歲之間更賴陰功之助冀風雨之時若俾粢盛之畢登則夫賢傑之威靈亘古而不泯吏民之祈報以時而益虔豈不偉哉

祈雪

歲云暮矣時宜固陰而天澤未臻冬温為沴地爽膏潤民虞熯災封圻之間神靈斯主是用祗袚殽醴恭陳懇誠冀陰隲之下通格至和而來應使同雲之瑞邑自府

以皆流則潔粢之心吏與民而敢怠至誠之望神其鑒玆

謝雪

昨以候戒迎冬時愆膏澤爰陳嘉薦致禱嚴祠曾未浹旬果獲冥應其雱之瑞巳洽于農疇休證之和抑由于神造敢具芬馨之禮少陳報賽之勤冀與齊民共蒙陰隲

祭喬太尉廟祈雪

向以涉冬愆亢編户愁嗟不遑寧居是有齋禱今兹時雪猶及天正萌甲稍滋均種不爽敢具嘉薦聿恭誠報虔佇丕應嗣滂甘澤冀獲豐揫以康兆民昭事之勤敢懈常禮

祭諸廟祈晴

封圻之境綿數百里生齒且億仰于嘉生今兹歲成水潦洊降菽粟被野稔而未穫田萊既汙種將弗入而陰

曀彌月淫霖數來天灾之行實自人召幽有神化主宰其間夫政事失時咎由守吏粢盛不告職在有司編戶何辜反罹于害長人無狀當被其責敢用疏瀹祇薦懇誠惟神聰直為靈慘舒是任宜恤羣望收霖層陰使收登不害于有秋播殖無妨于嗣歲豐和期報祲沴畢銷民獲阜安繄乃有神之賜

又

雨之霖淫二麥垂害必有所以戾陰陽乎今天子聖神

原書葉次誤號

惠慈以虔天命以仁下民宜無是得也傳稱宋大水公曰孤實不肅天降之災今刺史古諸侯也千里蒙病咎將誰執頼之人荐饑者累歲祭祀不豐禮節不舉此即開霽尚大有年倘刑罰鮮中實歸守吏神其鑒之

祭張公龍王廟祈雪

祭于張公龍王之神伏以應龍之德神化無方靜而淵潛則其用莫見動而天飛則其利尤博故大易之所賛三聖之所述其至德盛美豈虛也哉頼之近境地有靈

泉神物所蟠廟貌斯在風俗向信州邑報祈歲無饑凶
實賴神貺今亢陽爲沴雨雪不時嘉種將枯民用咨怨
某受天子命作吏于玆惟民疾苦之是憂惟時災青之
是恤所以夙夜惶懼將祈于神案俗舊儀挹彼源液惟
神昔嘗應化于是邦今則血食于一境必能奮起利用
陰運化工驅風召雲灑潤流澤使千里浹洽五稼滋茂
時格和平人叶康靖非獨守吏蒙其福釐抑所以延神
休于無窮豈不偉歟

祭張公龍王廟謝雪

近以冬暘為厲農畝愆澤徧走羣祀未獲嘉應粤瞻淮壖蓋有龍穴嘗顯異跡奠此一方爰徇民心遵用祠法靈泉甫暨陰雲遂興雨雪其滂遠近告足恭惟龍德潛用利見莫測豈守吏虛薄所能感動因荐肴醳昭報神休冀無後艱以永賜貺

祭諸廟謝雨

向以自秋涉冬旱氣為虐並走羣望嘉應猶虛所以夙

夜祗懼不遑寧處念人事之未盡不敢歸之于天時恐誠意之未孚不敢慢之于祈禱果蒙神鑒爰降甘澤田疇稍蘇播種漸入廼涓吉日用荐嘉牲昭報厚賜以光靈德尚冀滂沛之恩無為後艱登成之祥亦冀冥助

祭張公龍王廟謝雨

向以常暘寖俉歷時不雨農疇罔闢播種後期雖徧請于近祠尚有遲于嘉應俯因衆欲單竭至誠顧瞻靈湫實惟龍宅挹兹泉液置彼淨方罄夙夜以致虔廹浹旬

而非懈陰雲甫集甘澤沛然長人之心少獲寧處千里之廣頗遂膏蘇因荐酹肴昭報休惠光令名于不朽與丕祐于無窮

春祈嶽廟

惟帝作鎮岱宗奠居震位眷言茲土夙奉嚴祠仰憑威神大庇生聚春陽戒序精意告虔式竚善祥普安氓俗俾歲時之有獲庶瘥癘之潛銷遵奉鴻休益虔大報

春賽諸廟

伏以壤地千里畫為封疆必有神鑒陰為主宰惟是春秋歲時祈報之事載于禮式守臣奉詔豈敢怠常惟神歆此馨香賜以冥祐使歲時無水旱之沴疾疫之災繄乃有神之貺也

秋賽諸廟

伏以州壤千里山川之神禮有常祀為守土者當奉事焉夫神者惟民是依民者惟神是庇今歲事登稔時無凶災實由神之賜潔粢豐盛薦享不匱亦為民而報也

聰直之靈庶幾其聽之介以景福使無後艱實守吏之幸矣

祭勾芒

惟神體配乾坤功施先稼條風啟發脉土震渝儆載有期早晚宜示庶禳疵眚將獲豐登

祭土牛

爰出土牛示農早晚因茲肇序恭薦令芳教民有初抑用敦本神其昭監佑以善祥災沴不生蟊稼登茂敢忘

毖祀用答純禧

又

條風解凍陽律玆始土牛著象以示農耕惟神協輔帝功發育生類用是昭薦默祈純祐宵雪屢降攏苗既滋庶蒙善祥克遂豐衍民食無害蓄禧所臨敢忘禋祀祗答靈貺

祭魏武帝

帝肇興王業大庇生人血食此邦威靈如在式臨春序

虔奉祀儀冀錫繁禧垂祐羣品民所仰止神其格思

祭窮后

神官有世功廟食此土方春發育潔祀神靈虔奉國章載陳牢醴冀蒙丕祐普及黎元以時降康慰民望歲報功之典吏職敢忘

祭城隍

神奠守封疆實司水土惟城郭溝池之固賴聰明正直之依式屆仲春聿陳嚴祀冀曲垂于靈貺期永庇于民

居

祭牛龍

神以坤順之體協乾剛之靈瞻彼城隅奉兹廟貌仲春戒序薄祭致虔冀霈澤之時行慰庶民之望歲

祭五龍

神四靈之長五方是司肇興風雲繁育稼穡適當春仲用展祭儀冀時澤之不愆俾歲功而有獲

祭土地

神施生庶品大庇羣倫式瞻靈祀近奠公宇仲春戒序薄具告虔敢祈及物之功曲降順時之祐

祭天王

神佐命上穹奠居北落護連營之勝氣夙仰威靈鎮堅壁之嚴闉式遵虔奉仲春届序薄具致詞敢冀神聰溥降時祉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一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二

宋 蘇頌 撰

雜著

歴者天地之大紀賦聖人以通天地之數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歴用明于大紀考星咸自于初躔合三體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備數無愆古有善談載于前志因太初創歴之首述往聖

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紀夫啓閉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于此而為正晦朔昏明也于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于辰次惟君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于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後順修于時利況夫懸為一歳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惟精祲之至妙豈深思之與知必也迎辰以策定晷于儀帝舜則羲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乘于四時聖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

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若乃辰集于房日窮于紀孟陬既協于月建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頒正朔以為令王乃觀情性而順理章蔀元之書兮著于彼子丑寅之正兮見于此可以察發斂于未然定慘舒之所以推其生律子陽午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是擬且夫天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逢地之道也柔與剛而莫窮非乃聖無以探其賾非立法無以舉其中我乃錯綜氣候參稽變通起建星而運算故積歲以成功考

連珠合璧之辰得名尤遂應大吕黄鍾之統立道斯同用能鈎校舊儀審觀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于焉而可步于以極陰陽之大端于以備五六之中數亦何異魯經凡事舉二中以歲成羲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後王以是知歴象不可不審經紀不可不循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于民馮相則致乎日月保章則志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以通三百六旬所謂見道而知治何患以天而占人彼為刻漏以考中星但紀曉昏之

度處璇璣而觀大運蓋明氣候之因猶未若測運動于二儀䝺往來于七政建乃星紀先夫算命吾皇所以監古歷之尤䟽頒新書而考正天人之際因以明焉乃知夫作者謂聖

省題詩 象載瑜

一人敦至化象載效嘉祥美澤昭仁感皇華顯道光再馳閶檻檻無外表洋洋華轂初彰瑞推輪異服箱器車雖比美泉露豈同方荐廟歌休德神靈祉式揚

南廟策問

問周制王畿千里其外則九服諸侯之地也而周禮所載六卿之屬三百六十皆王朝之官其名氏之繁密典掌之閑冗若司市校人賤者之事皆命大夫僅乎數百隣長比長才治五家皆命士故至于萬人夫以千里之畿四郊鄉遂園壥場圃之外為田十有一等官府之給六軍之衆封賞之地皆在其中其餘以食萬官宜若不足而當時行之為便凡九正之斂致財賄之入亦寡矣

而大祭祀大賔客大軍旅大田役四者之勞無有虚月度其經費盖不訾焉而當時不言其乏我國家統一海內四鄉萬里皆為郡縣一毫之賦悉歸縣官司會核入宜若有餘然其設官自省寺至于州縣不過萬數比周亦簡矣而議者猶病吏員之冗勞于供億至于郊廟祭享數簡而禮畧朝會宴飲歲不過二三師田講武稀闊而不行軍興調發不聞于警急方古無事矣而財用未嘗羨盈昔周以千里用而足今以天下用而無餘其故

何也豈今之經制不得其道耶將周官之載為虚文耶願陳所以異同之説以輔當世之宜

又

問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若周至成康漢至文景唐至貞觀皆有國未數十年而仁政洽或刑厝不用或斷獄數百或數囚十九古稱至治之極何以尚兹宋興百餘年矣祖宗之休德主上之仁聖未嘗不以恤刑慎罰為意獄一

有疑縱以予民吏或用法深故則廢而不錄如此刑宜省矣然而天下歲報重辟常不下二千其間忿爭賊害剽盜陵奪甚者骨肉相殘甘心仇怨皆法不可緩者習俗流敝而至是耶且必世之仁于周漢唐見矣以我朝之隆盛獨不見其成效歟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猶能止惡而歸善以累聖之求治反未能致茲其故何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蓋儒者之所願言也盍陳古所以致治而今所以未能省刑革敝興仁必有本末幸

悉言之

又

問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矣此言為政者導民有漸非累久則不能成功故周公相成王六年然後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是也而伯禽封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魯後世北面事齊矣又公孫弘報漢武曰周公期年而化臣尚竊遲之此則為政尚乎速也彼

大聖賢且猶期年而爲政必三年至于七年而後成功伯禽三年乃以爲遲何也太公五月信未洽于民周公何以知後世齊强而魯弱公孫弘才不及古人而以周公爲遲然其相漢之迹其效何若此學古者所悉也試講論之

李惟幾改字說

李君名惟幾字景純問于予曰吾幼而名壯而始字夫字所以識其名而稱表之古人又從而有規誡之說今

惟幾之字景純既無以識惟幾之義又非所以稱表規誠之道吾將易之久矣願吾子擇其宜稱者為惟幾之字焉非特以其所表然亦將蘄所謂自誠者于吾子耳予始重違其請又推朋友相字之說在禮則然而况李君才具優敏心志通達策名從宦有文而能政斯足稱道者又予頃年與之舉進士以里中子論交甚篤則正名為字之說令不得而辭也夫所謂幾者在事隱微而與知之之詞也故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書

載大禹之謨曰惟幾惟康云爾者蓋禹戒舜念慮幾微然後保其安康之謂也又舜作歌自戒亦曰惟時惟幾者舜以庶工旣諧事之當戒者惟在知時幾微而已而仲尼稱顏子之善曰其殆庶幾謂其舉動言行能慮之于微則其著也蔑有過事之謂也是則幾之爲義遠矣淵乎古之聖賢之治天下也事君也修身也未有不念于是焉而臻其極致也且聖人之幾緼乎誠明賢人之幾發乎思慮緼乎誠明則不思而適乎中不勉而同其

道所謂知幾其神者也發乎思慮者由勉焉而後得戒焉而後弗失其顏氏之庶幾乎在易則曰不遠復在禮則曰擇善而固執之夫行之而弗思何曰能復復之而弗慎何云固執蓋顏子拳拳于斯未嘗少過故謂之殆庶幾者豈其思之詳而慎之至也歟噫事之未彰横乎思慮是雖聖人賢人且猶念之戒之勤勤若是況衆人而不慎哉李君既求字于予因以求其自誠是不忘乎立身之道也予又以朋友之義不得而讓故原其說兼

舉易與書之事以告之而命其字曰仲思庶乎李君早夜念焉遠慝而就正由是而之道云爾

題鄴侯家傳後

相國鄴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蘩撰述其父泌之事迹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貞元中終于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其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蘩以罪繫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密議遂不得傳因得廢紙敗筆于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

色後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捴五卷尤為踈畧
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数萬言以充定云

題枯木賦

枯樹賦故龍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南書其卷末題
識止云貞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予按
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幸用事嘗賜二
王真跡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為脚
大會羣賢張以示之薛稷崔湜輩見之皆廢食嘆息驗

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横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背以便緘藏耶抑河南書此賦自有别本耶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遒媚頗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云燕公于志寧也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貞觀末始襲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卿自有封燕者而史失其傳耶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耶又不可得而詳也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誌于後

題維摩像

張彥遠古今名畫記所載顧長康傳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鳴刹注其疏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打刹獨注百萬衆以為大言後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塡咽俄而得錢百萬又論畫體工用云顧生首創

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紫薇牧之為池州刺史過金陵嘆其將圮募工搨寫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攜去至今置于州廨丞相晏臨淄公鎮潁日嘗語從事鑱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案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畫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盖再經騰搨矣然而氣

象超遠彷彿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況妝之所傳乎況長康之真跡乎想慕不足因命工人即其本移寫藏之家楮又題于像旁丹陽蘇子容記

題右軍帖

予向見二王書帖多矣疑非真跡贋是響搨然筆勢圓勁無毫釐之差都莫能辨其是否所可辨者一紙數帖及用硬黄耳昔唐文皇好二王書天下訪求遺跡殆盡彼時已患歲久恐遂磨滅因命搨書手趙模輩傳搨數

百本藏之禁中或分賜王公得之者已為秘寶矣故當時語云趙模一紙尚直数萬錢今觀說之所收一軸凡四紙一十帖實奇跡也卷末題蕭祐者元和人起處士仕至桂莞觀察使書畫皆妙嘗敘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集真偽為二十卷上之又題凝式正臣則楊少師也每紙皆有正臣字應是其家舊物也丹陽蘇耆題

題御前歷子

左光禄大夫守尚書左丞蘇耆恭覽太宗皇帝淳化中

賜知州御前歷子親書三十一字迨今八十餘年筆勢飛動翰墨如新對之歆然孰不悚厲昔漢光武以手迹賜郡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故自臨邦宰邑者競能其官唐明皇除令長亦以勅書訓厲謂之令長新戒當時郡縣號為得人其猶載于金石之刻或見于詩人之咏歌以為太平之源由此其致猶未若神功恤民之勤為之精擇守長親書翰墨以遣之得其賜者超越前代規撫閎遠垂于無窮守臣奉之以為大訓不其偉歟

题胡考甫書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本敘云佛為大心衆生説一乘道純眞境界超絶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名雖十會指歸一貫通利者刹那見性泥文者多刼迷塗自晉至唐三經繙演其書乃完凡十萬正字摠百千妙頌要言奥義包括萬殊前代名流留心探索則有論鈔賛圖開示末學入法界門大行于時予煕寧中赴東陽守道捐江失毋弟息及甥三人不救追悼不已因作毗盧文殊普賢

三像以薦夭横通經義者以為正合教意今考父大夫
服太夫人之喪三年齋潔書此經全部八十卷字皆端
楷功已圓成仰報劬勞隂助冥福其勤至矣非特見孝
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誘掖之勸因覽巨軸賛嘆不
已因假翰墨題于入法界品之篇末云元祐七年二月
初七日丹陽蘇某謹誌

題青溪圖

予慶歴四年領邑江寧六月馳漕牒之貴池適遇天章

滕公過郡磐桓新居都官曾公退居州第相期為弄水之游者數四臨青溪望諸山以琴碁銷暑笑言甚適迨今五十年矣而未嘗再到公詡畫圖曲盡幽致言念歲月推遷二賢墓木已拱而老朽歸然覩物思人不覺感懷因識卷末

題送譽光序

譽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名稱如此而獨不聞于後世

筆跡絶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輩湮没無聞不知幾何人耶觀諸公稱譽之言蓋非常常僧流也

題灘院記

唐人多善書者題楷行草往往各盡其妙涉五代而字體衰矣獨楊公凝式號得筆法洛中碑誌石刻官寺僧舍多其題識至今尚存校之一時墨迹固不類矣伯鎮所臨中灘浴室記是其書撰文格雖不甚高而詞氣宏贍猶有唐人之風範亦可嘉也

題應之詩

應之江表名僧能文章善楷隷南唐昇元保大間為内供奉中主後主書體與之相類當時碑刻多其寫者至今盡存惟江寧府保寧寺四注金剛經兼備衆體尤為精筆此詩乃其真迹也蘇某題

題張籍墨跡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項游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墨蹟與詩刻今覧此帖疑昔所見者唐人大率能書籍雖非

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陽蘇其子容題

題名茶記

齊已詩人不以書稱在唐季二道既衰然此詩脫洒不俗筆扎亦善信乎名稱于人必有可尚者子容題

題巨然山水

巨然山水擅名江表歸朝尤為當時貴重然而亦斬其筆故今傳者甚少惟學士院北壁特為傑作前賢詩記中多稱之煙嵐曉景是其措意者嚮見好事家一二小

圖皆題此名說之所收特佳也子容題

題君謨草書

唐明皇有飛白散隷賜上巳曲水宴大字今尚存已爲奇迹矣而君謨又作飛草畫風雲龍蛇之變態非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真迹者説之此卷遂爲奇寶矣丹陽蘇某題

又

説之與予皆連君謨姻家情好亦均予嚮侍欵密未嘗

求其書而說之所得飛草二軸其他眞草又過是非夫好事之篤何能致其多也如此君謨今亡矣其書不可復求故因披卷益增悵恨耳子容題

題授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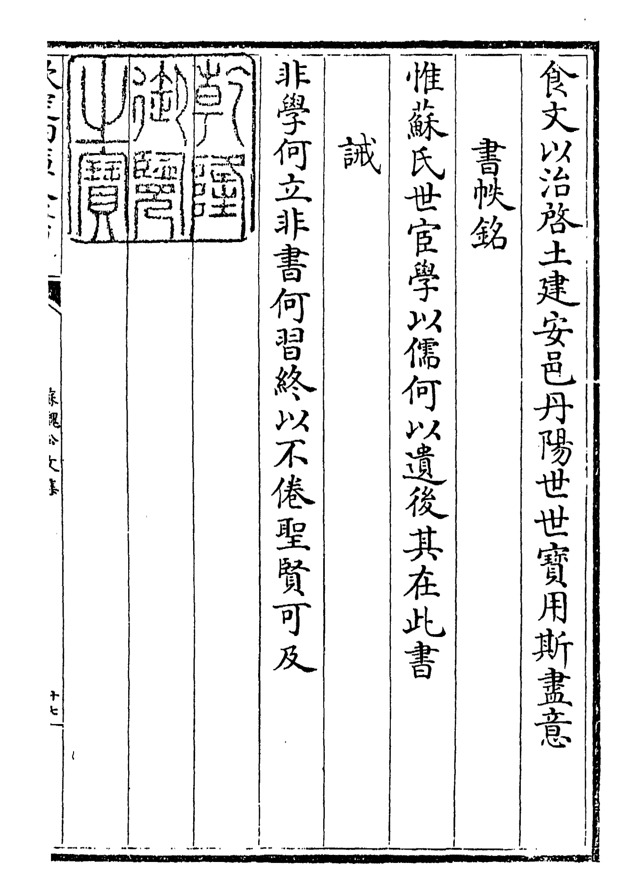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因詔使者秦景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載以白馬還洛陽譯所得經為四

十二章緘於蘭臺石室遂流東夏右攝摩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人物十有一治平丁未在山陽傳史中煇家藏本云其本搨成都佛寺右殿畫壁相傳漢魏間筆觀其衣冠服用若後魏周隋制度疑彼時畫工刱意所造耳蘇某子容燕寢北軒題記

硯銘

延平溪石硯前此未聞熈寧丙辰建守李侯立之得于劔津遂以相寄云石出水底數十仞温潤而明瑩縝密

而條達其堅不折其廉不劌蓋有玉之德焉琢而研之
復益墨色端巖龍尾不足多也予試之信然因銘其背
云
其質則石其德如玉既漬既研利用繅牘毫端可濡靡
九匪渝功施萬世四者相須
又
子容硯銘石出延平兩涯涘矩而琢之中厥器面如坳
堂引消水背如青圭去鋒鋭比德于玉磨不磷罷龜而



食文以治啓土建安邑丹陽世世寶用斯盡意

書帙銘

惟蘇氏世宦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

誡

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二